

土耳其民族問題及其影響下的對外政策

◎ 閻文虎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¹民族問題是由民族的特徵、性質（也可以說是民族內部的）引起民族之間矛盾並通過民族的諸特徵及其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問題。」²土耳其的主體民族是土耳其民族，佔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另外土還有許多非主體民族即少數民族如：庫爾德人、亞美亞尼人、格魯吉亞、保加利亞人、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猶太人、吉卜賽人、法蘭西人還有希臘人。土耳其的少數民族佔全國居民的13%。土的民族問題與宗教密切相關。土全國98%的人信伊斯蘭教，另外還有格列高利教派（亞美亞尼）、東正教（希臘人）、猶太教和基督教等。土耳其的民族問題比較複雜。既有以土耳其人為主的單邊主體跨界民族問題，如土耳其人，在土耳其為主體民族，而在希臘等地屬非主體民族等，又有非主體民族的庫爾德人跨界民族問題，如庫爾德民族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國都不是主體民族；既有以分離主義為特徵的民族問題，也有以大民族主義和泛民族主義為代表的民族問題。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對土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 土耳其民族問題的基本表現形式及其原因

1、政治民族主義誘發下的民族問題。所謂的政治民族主義就是強調國家力量，主張強化國家的政治控制力和主權的權威性、神秘性，用國家的形式去實現民族的遠大抱負。³民族成員忠誠於他們自己的民族共同體並希望成為獨立的國家。如土的庫爾德人的「建國夢」，土耳其人希望與塞浦路斯的土族人相統一的「統一夢」，還有土的「泛突厥夢」都反映了民族主義的政治屬性。

2、民族自決民族分離主義影響下的民族問題。這是土境內最主要的、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民族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土的庫爾德人問題。從國際大環境看，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組織以保護人權和人道主義為理由，推行新干涉主義政策，鼓吹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如美國公開支持伊拉克北部反政府的庫爾德人武裝力量，不僅加劇了原有民族問題的複雜程度，甚至引發了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刺激了土庫爾德民族主義的反彈和民族問題國際化的發展。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庫爾德人成立了土耳其庫爾德社會主義黨（SPTK）、庫爾德工人先鋒隊（PPKK）等庫爾德人自治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庫爾德工人黨」PKK（PKK是土耳其語Partiya Karkaren Kurdistan的縮寫）。該黨認為，土耳其統治階級在庫爾德聚居的東部和東南部地區推行殖民化政策，剝奪庫爾德人正當的民族權利，使這一地區淪為土耳其殖民地。因此黨的任務是發動和領導庫爾德人民推翻土耳其的殖民統治，用游擊戰確保政府對庫爾德斯坦的承認。

3、民族回歸主義催化下的民族問題。這種思想核心內容就是要求散布於各國的同一民族尋求建立本民族獨立的國家或回歸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比如土的庫爾德人希望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國交界處的庫爾德人居住區建立一個「獨立的、不結盟的共和國」，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希望從保分離出來與土建立一個土耳其國家。還有土耳其竭力倡導的泛突厥主義思想民族觀。

4、泛突厥主義影響下的民族問題。這是土耳其的民族問題的主要特點，其目的是以「泛突厥跨界人民」為基礎、建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泛突厥主義十九世紀80年代產生於俄國境內的韃靼知識階層，主張通過改革教育和語言，團結使用突厥語的民族，復興突厥民族。泛突厥主義產生後，很快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接受並篡改，轉而成為具有強烈宗教狂熱和民族沙文主義思潮，成為一種超階級、超國家、超民族的極端宗教觀和民族觀。「青年土耳其黨」提出了泛突厥主義，試圖「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之下的、包括從波斯普魯斯到阿爾泰全部突厥語系各民族在內的大帝國」。極力宣揚所謂「突厥民族至上」論，散布民族對立和民族仇視思想，主張突厥民族實現「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統一」。冷戰的結束後，引發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真空，民族主義乘機抬頭，許多國家的少數民族分離意識增強，對本國主體文化和疆域的否定意識上升，產生了民族分離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者認為蘇聯解體是「突厥民族」復興的大好時期，土政府在事實上也不自覺並不同程度地實施著大突厥民族主義思想。土右派民族主義行動黨和繁榮黨都具濃厚的泛突厥色彩，在事實上影響著土政府的決策，認為土有責任幫助幫助中亞突厥語民族在政治模式、經濟和社會方面取得良好的發展成就。土政府以歷史上同源或同一個民族為依托，利用語言、宗教和文化習俗等多方面的同一性，宣揚歷史上曾有過的帝國輝煌，圖謀實現大民族國家或建立大民族共同體。⁴公然提出「21世紀是突厥人的世紀」的口號，竭力拉攏中亞諸國，旨在營造一個以土為首的包括各操突厥語國家及民族在內的地跨歐亞的突厥國家聯合體，其範圍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六個獨立國家以及俄羅斯的車臣、韃靼斯坦和中國的新疆地區。二十世紀90年代初土耳其揚言要重建一個「由中國長城延伸到巴爾幹半島的突厥世界」。泛突厥主義實際上大民族主義，它強調主體民族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往往忽視其他民族的應有權利，從而導致民族之間產生矛盾和衝突。

5、泛伊斯蘭主義影響下的民族問題。宗教與民族和民族主義有著本質上的淵源關係。此類民族問題就是指以伊斯蘭教理念為思想核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聯繫紐帶，以同一宗教的信徒為民眾基礎，並以這種宗教為載體而釋放出來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以共同的信仰為號召，要求信徒為本教派或本教信徒的集體利益而奮鬥——即所謂「聖戰」。土國內的世俗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之間的鬥爭就是泛伊斯蘭民族問題的集中體現。

6、種族主義影響下的民族問題。這種思想是「根據種族不平等的概念並為一個種族統治另一個種族進行辯護的政治理論，它往往誇大自己人的美德並輕視和貶低圈子外的人」。⁵它是民族主義最為野蠻和血腥的存在形式。土政府對其少數民族實行的同化政策和其倡導的泛突厥民族思想都是種族主義引發下的民族問題。1923年以來，土耳其歷屆民族主義政權對庫爾德人採取了徹底取締的政策。所有的字典、圖書裏都刪去了與「庫爾德人」、「庫爾德斯坦」相關的詞條，庫爾德語、庫爾德音樂被禁止，就連姓名、地名也被強令改為土耳其語。強調「土耳其領土內沒有庫爾德族人，因而也不存在庫爾德問題」。

7、歷史或戰爭遺留下的跨界民族問題。從廣義上講「跨界民族」（Trans-border

Ethnicity)，亦稱「跨境民族」(Transnationality)或「Trans-nationlism」，是指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同一民族。這些民族因自然地理界限日漸模糊和國家間的政治界限或民族本身和民族傳統聚居地被國家分隔，或因移民成為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戰爭中的領土分割、民族遷徙和國家裂變產生的跨界民族問題。如保加利亞與土耳其之間關於保加利亞國內的土耳其人問題，土耳其國內的亞美尼亞人問題。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不重合它，基本限定於那些因傳統聚居地被現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於毗鄰國家的民族。跨界民族基本上是少數民族。其基本表現就是，民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民族認同超乎國家認同，其極端形式就是一種民族分離主義。也表現這對逝去的民族歷史的追尋和建構、對「民族-國家」的假想，比如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等。它最直接的成因與國家勢力和國家錯誤的政策和行動有關。在土耳其最典型就是土境內的庫爾德人與散居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庫爾德人構成的跨界民族問題。歷史原因也促成了土民族問題的產生，尤其是跨界民族問題。如1919年—1922年希土戰爭，使希臘人從二十世紀初150萬人流失至現在12萬。從十九世紀開始，土耳其執行狹隘的民族政策，對境內的少數民族權益進行踐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頭幾年，土耳其使七十多萬亞美尼亞人喪命。

另外，土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造成的民族問題。土從建國初期開始，就抹煞了國內少數民族的文化、民族特性，根本不承認境內有少數民族的存在，國家民族政策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的色彩，企圖搞「民族同化」，各少數民族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對待民族矛盾簡單粗暴，甚至武力鎮壓，政策上的失誤給民族關係投下了陰影。土耳其歷屆政府不承認其境內存在庫爾德民族，不准許庫爾德人使用民族語言，認為庫爾德人僅僅是「土耳其山地人，強迫他們從東部向內地遷居。1982年憲法第66條宣布「凡是通過公民資格的紐帶隸屬於土耳其國家的人都是土耳其人」⁷，第42條規定：「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經濟上嚴重存在利益分配不公、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據統計，80年代初期，佔土耳其總人口的1/5的庫爾德人，工業生產總值僅佔全國的3%，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6歲以上的兒童入學率僅為33%（其中女孩19%），遠遠落後於土耳其60%的全國平均入學率。

二 土耳其民族問題對其對外政策的影響

土民族問題複雜化給土的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嚴重影響土的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使國家政局不穩，跨國犯罪和暴力衝突不斷，社會治安惡化。外資、出口和對外旅遊銳減，國家外匯嚴重短缺，經濟建設嚴重滯後。另一方面，它也使民族間的懷疑、不信任、威脅感、敵視和對立增強，⁸誘發國際爭端，甚至是地區衝突。

1、以泛突厥主義為借口，以經濟合作為手段，以政治為目的，積極向中亞地區滲透。

在中亞五國中，除塔吉克人外，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和吉爾吉斯人與土耳其人同屬突厥民族，在語言、習俗上有許多共同之處。這種「突厥情結」，使「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鬆散的突厥語大家庭的潛在領袖。每屆「突厥語國家與族群團結首腦會議」，土均以領袖自居。土利用其相對較高的現代化水平、語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經濟手段，力圖在目前這一地區的國家建設過程中把自己確立為最有影響的力量。」⁹泛突厥主義打著語言、種族和宗教的旗號，在外高加索中亞地區進行擴張和滲透。文化上，土耳其通過衛星無償地向中亞國家播送電視節目，並出資6500萬美元幫助哈薩克斯坦在土爾克斯坦市，按照土的模式援

建建立亞薩維大學，接收來自中亞和其他突厥語國家的學生約7000名；出資1700萬美元幫助哈薩克斯坦維修著名的亞薩維陵墓和建設清真寺等。專門為中亞國家設立文化機構，為它們培養留學生以及提供貸款。土還試圖創建一種「共同語言文字」，1993年3月阿塞拜疆、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五共和國的代表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廢除前蘇聯強加於它們幾十年的西里爾字母，而採納以現行土耳其文為基礎的統一新拉丁字母。政治上，土耳其認為，它可憑著共同的突厥語言和共同的伊斯蘭宗教信仰，建立起一個以土耳其為中心，囊括中亞國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和阿塞拜疆的大突厥統一體，或仿效阿拉伯聯盟體制，建立一個突厥國家聯盟。1992年土倡議召開了第一屆「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至2001年6月已舉行了7次。2001年8月，土國家安全會議正式出台了對中亞地區的「積極參與」戰略，力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宗教方面對中亞諸國施加更大影響。1991年12月16日，哈薩克斯坦宣布獨立時，土耳其便立即宣布承認哈薩克斯坦。蘇聯解體前《阿拉木圖報》就曾刊文公開號召「成立包括蘇聯和中國所有操突厥語民族的突厥斯坦，或伊斯蘭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的「團結會」曾向莫斯科要求建立突厥語民族聯盟或中亞穆斯林聯盟。經濟上，土努力推銷自己的市場經濟模式，勒緊褲帶對中亞國家進行「經濟援助和投資」，以謀求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特別是著眼於中亞和裏海地區的石油資源開發，力爭建設成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輸出管道。1992年土成立了「土耳其國際合作機構」（TICCA），旨在從經濟、文化和技術方面，更加有效地協調和指導對突厥語國家實施援助，涉及農業、教育、中小型企業、能源、游泳、民航和保險領域等。到2001年土同中亞國家簽定了400多個條約和協議。到1995年6月，僅哈薩克斯坦的土耳其公司就達269家，項目金額達10億美元。¹⁰另外，土耳其還積極介入中亞地區的能源開發和輸油管道的鋪設，並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1998年10月29日，土耳其、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的五國總統同美國能源部長共同簽署了《安卡拉宣言》。土耳其的擴張，使俄羅斯和伊朗感到不安。因為泛突厥主義要求將伊朗境內的阿塞拜疆人劃入其夢想的突厥國家，威脅伊朗的領土完整和安全。為此，1992年、1993年土與伊朗簽定了安全協議。1994年兩國還簽定了有關邊境安全和鎮壓對方國家領土內的本國反對派協議。伊朗和土耳其還在中亞進行了一場激烈但鮮為人知的「文化戰」：兩國都向中亞各國免費贈送大量打字機——只不過土耳其的機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則是阿拉伯字母。俄羅斯境內本身就有突厥人，而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突厥語國家本身就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土耳其的擴張使「俄羅斯和烏克蘭感到淪為三流國家，而土耳其則將繼承連接亞歐的超級大國」。¹¹

2、以打擊分裂恐怖主義為由，多次進入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境內進行圍剿庫工黨游擊隊，威脅三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統一。

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後，庫爾德地區被割裂，分別劃進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版圖。1920年土耳其建國後，庫爾德人同土耳其中央政府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1979年庫爾德工人黨成立，宗旨是在土、伊、敘交界處的庫爾德人居住區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共和國」。土耳其認為這其中原因，主要是他們得到了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財力與武器援助。因此，長期以來土耳其與上述三國關係比較緊張。從1983年起，土多次調動大批軍隊和飛機坦克圍剿伊拉克北部地區的庫爾德工人黨反政府武裝。1991年5月，土耳其政府軍深入伊拉克境內50公里，1997年5月又越過土伊邊界，在長達380多公里的地帶，向伊拉克北部地區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發動進攻。土的軍事行動，不僅惡化了土伊兩國關係，而且不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伊拉克前外長薩哈夫分別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安理會主席，要求聯合國進行干預，制止土對伊領土的侵犯。與此同時，土還在土與伊朗，土與敘利亞邊界地區集結軍隊。

與此同時，庫爾德民族問題也影響了土與美國和歐洲的關係。2003年3月20日，美國打擊伊拉克前夕，多次要求作為其盟友的土耳其給美國軍隊開放領空和領海。但因土擔心美國推翻薩達姆權後，會導致伊拉克北方的庫爾德人的獨立，刺激境內1000萬庫爾德人的自決熱情，而遭到土議會的否決。另外，歐盟多次指責土耳其政府的庫爾德政策違反民主和人權原則，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認庫爾德民族，並賦予其廣泛的自治權利。歐盟還強烈要求土耳其政府以民主和政治的方式和平解決庫工黨問題，並將解決此問題與其加入歐盟掛鉤，在達到西方人權標準之前不接納其入盟。

3、以保護土耳其人為借口，插手塞浦路斯問題，與希臘關係緊張。

所謂塞浦路斯問題是指塞浦路斯希臘族和土耳其族的矛盾以及與此有關的國際糾紛。塞浦路斯是一個9000多平方公里的島國，希臘人最早移居於此，16世紀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土耳其人開始移入該島。奧斯曼帝國解體後，英國佔領了塞浦路斯，並利用土耳其人制約希臘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導致希、土兩族的矛盾激化。1963年底希、土兩族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希臘（派軍4000多人）和土耳其（派軍1000多人）出兵為希、土兩族助陣，最終導致1974年土、希兩國在塞浦路斯島上的戰爭。土耳其軍隊在塞島北部佔領了37%的領土，1975年塞島土耳其族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國土族邦」，選舉了邦總統，建立了邦議會。1983年11月15日土邦議會通過了獨立決議，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隨即予以承認並與之互派大使。¹²希臘領導人則指責土耳其鼓勵塞浦路斯土族的分裂行動，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銷其承認，並呼籲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土耳其進行「經濟制裁」。1996年10月，希臘與塞希族、土耳其與塞土族分別舉行了規模較大的聯合軍事演習，土、希兩國均派出戰機飛臨塞島上空，進行投彈和轟炸等實戰演習。1997年8月，土耳其同北塞土族就合併問題簽署了一項具體協議。希土矛盾再次激化。2004年1月，在聯合國和其它國際組織努力下，塞浦路斯統一出現了轉機，為土希關係的改善奠定了基礎。

4、以保護民族同胞為由，以宗教為旗幟，積極向北高加索地區滲透，粗暴干涉中東歐伊斯蘭國家的事務。

首先，以同情本民族和宗教信仰為借口，積極介入俄羅斯車臣問題。土耳其與車臣有著密切的聯繫，約7%的土耳其人（500萬）是車臣人的後裔，並且雙方都是穆斯林。這種宗教和歷史淵源使得一些土耳其人同情車臣人的獨立運動。因而車臣獨立分子選擇土耳其作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的陣地，他們甚至將與俄羅斯作戰受傷的車臣戰士送往土耳其醫院醫治。據報道，目前大約有80個車臣組織在土耳其境內活動，約有2.5萬名車臣人在土耳其生活。二十世紀90年代，車臣杜達耶夫進行分裂活動時也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為車臣提供的武器、籌集資金、提供志願兵，其結果是與俄羅斯的關係惡化。

其次，參與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爭端。1991—1992年雙方暴力衝突加劇時，土耳其人要求政府支持其種族同宗教的阿塞拜疆人。一位土耳其官員說：「當你的兄弟遭受殺害之時，你不可能無動於衷」；另一位官員補充道：「我們感到了壓力。我們的報紙上充滿了這些暴行的照片……我們或許應當讓亞美尼亞人看看，這個地區還有一個強大的土耳其。」土耳其總統奧扎爾則說：土耳其「應當嚇唬嚇唬亞美尼亞人」。為此，土攔截了經過土耳其運往亞美尼亞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結果使亞美尼亞人在1992—1993年冬天瀕於飢荒。並為阿塞拜疆提供了財政和物質援助，為其訓練軍隊。

另外在亞美尼亞人問題上，土與美國的傳統戰略關係受到挑戰。亞美尼亞認為，奧斯曼土耳其

其1915年對土耳其領土上的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清洗，約150萬人被屠殺，並且把這段歷史寫進教科書。但是，土耳其不承認這個種族滅絕事件，認為這是對其祖先的誣蔑。亞美尼亞人利用其海外移民的影響來爭取國際社會對這段歷史的承認。美國是其首選國家。2001年9月21日，是亞美尼亞的獨立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係與人權分委會(眾院專門委員會下屬機構)通過了一項譴責奧斯曼土耳其在1915年對亞美尼亞人施行種族滅絕的決議。使土美關係陷於低潮。

第三，以保護穆斯林為由，積極介入波黑戰爭。1878年至1908年，波斯尼亞一直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波斯尼亞移民和難民佔土耳其人口的將近5%，波黑危機暴發後，土耳其政府強調對所有巴爾幹穆斯林負有特殊的責任，表示對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馬其頓的穆斯林的命運表示了擔憂¹³。並不斷地推動聯合國進行軍事干預，保護波斯尼亞的穆斯林。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長率領的伊斯蘭會議組織代表團游說(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和(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約立即進行空襲，保護波斯尼亞人不受塞爾維亞人的進攻。1994年夏土耳其軍隊進入了波斯尼亞。另外，因1990年初保加利亞出台的民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族人批評保加利亞人搞民族沙文主義，並懸掛土耳其國旗，呼籲馬上恢復土語學校。導致兩個民族衝突不斷，這不僅造成土大量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而且使保、土兩國關係惡化。

5、支持中國東突民族分裂恐怖分子，使中土關係嚴重受阻。

長期以來，土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積極支持分裂我國的東突民族分裂分子，可以說土耳其的東突厥政策對我國東突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分裂活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土耳其是我國東突民族分裂恐怖分子的基地和搖籃。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老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及其追隨者大都移居土耳其，得到了以泛突厥主義為基礎的土歷界政府的支持。1992年土總統奧扎爾會見了定居在土耳其的東突民族分裂分子艾沙·尤素福、阿爾普太金。同時期，一土政要說，「在東突厥斯坦至少有3000多萬我們的兄弟在中國的壓迫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1993年，「東突厥斯坦慈善基金會」成立時，得到土耳其有關政府部門的支助。當新疆的伊寧和烏木齊發生暴亂時，土國防部長告誡中國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時要「小心」。¹⁴土政府的支持下，1999年「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和「世界維吾爾青年聯盟」等組織，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了「世界維吾爾人代表大會」。另外，我國國內的許多東突分子都受到過土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東突厥斯坦慈善基金會」的領導人是蘇里唐·馬木提，「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的領導人安尼瓦爾江(曾是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二秘)，東突厥斯坦國際信息中心的領導人阿布都吉利里·卡拉卡西都是受到土政府的支持先後叛逃到土耳其從事分裂我國的恐怖活動。目前，西亞有14個「東突」組織，其中土耳其13個。

同時，土政府的許多政要和組織都是東突分裂分子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如，曾擔任過土總統第二秘書的土耳其軍隊的少將旅長穆汗默德·熱扎彼肯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領導人，該組織是西亞地區影響最大的新疆民族分裂主義組織。土耳其民族行動黨就是東突工作的重點，正義和發展黨及其領導人埃爾多昂是東突工作的重要對象，土的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和新聞媒介都是東突的支持者，如哈杰泰大學，安卡拉大學、加齊大學、國家廣電公司(TRT)、歐洲戰略研究中心及一些民營電視台。

總之，大民族主義及其引發的民族問題短期內仍將會影響土耳其對外政策的走向。土耳其在民族問題上的野心，不但受制於現實政治力量的對比，更受制於自身經濟力量的制約。土的民族問題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今天，必須協調和處理好民族關係，

必須承認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堅持世界各民族無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的原則，在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進行廣泛的對話和接觸，共同協商處理好國家間的民族矛盾，才能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

註釋

-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斯大林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64。
- 2 金炳鎬：《民族理論通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頁167-68。
- 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p.53.
- 4 《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頁118。
- 5 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著，曾炳鈞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444-45。
- 6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No.2 (March 1999), p.218.
- 7 《世界憲法大全》（上卷）（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頁431。
- 8 Benyamin Neuberger,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lemmas of a Concep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 No. 3(1995), pp.297-325。
- 9 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180。
- 10 《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78。
- 11 佩爾尼(Hooman Peimani)著，王振西譯：《虎視中亞》（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87。
- 12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問題大聚焦》（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338。
- 13 Regina Cowen-Karp, 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5。
- 14 王大剛：〈甚麼是「東突」？〉(<http://news.cn.tom.com>)，2001年10月19日。

閔文虎 陝西白水人，1971年9月出生，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幹事，現為西北大學中東所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六期 2004年5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六期（2004年5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